

父亲病了一场,于是,经常接到一通通养着朋友的问候电话。父亲在手机里语气轻松地答:“出院了,都好了。”在我听来,父亲的话跟水豆腐一样立不住脚:“以后药都不能停,这哪里是都好了。”显然,父亲听出了我话里的忧心,他沉默了一会儿,可能在反思这件事。过了不久,他说:“这有什么想不通的,你还能指望一部用了七十六年的机器,零部件都不出毛病,生病是正常的,吃药维护还能继续运作已经很好了。”

我缄默了。按老底子的说法,76岁已算古稀老人。父亲没有烟酒嗜好,一向精神健旺。挥镐抡锄、洒汗如雨,退休后,腿脚灵活的他将三分菜园整饬得整洁又丰饶,供几十人的小食堂都没问题。市级劳模的父亲,有两年一次免费体检的福利。两年一大家,身体的“综合成绩”至少能得B+。我庆幸父亲“齿发虽已衰,性灵未云改”。一个早上七点过,父亲按惯例吃罢早饭出门健走,两小时后回家,感觉头晕得厉害,紧接着就是天旋地转的难受与呕吐。母亲的告急电话,将我及妹妹火速拽到家,将脸色蜡黄的父亲送医就诊。做了头颅CT和核磁共振,诊断出有轻度脑梗,还存在脑血管鼓包症状。医生叮嘱,大冬天,要锻炼也

要在下午两点后。是啊,要知道您已不年轻。我附和。话一出口隐隐有些酸楚,我的父亲真的老了。

父亲的心态还好,他认为,身体有恙,不是命运在刁难你,它是在保护你,保护你不稀里糊涂地过活,认真面对,才有明天可期待。他以平

岁暮一何速

阿果

静的口吻对我说,经过病一场,认识一个新的自己,这个“自己”饮食只能低钠、清淡,还不能从事大气力的活,如果要与他和睦共处,就要改变从前的生活习惯,顺着“自己”性子。

在父亲的描述里,这个“自己”,极像一个任性的小精灵,喜欢缠着父亲,一起玩耍,只是脾气不太好,稍不合意,容易翻脸。慈蔼的父亲,知道了“他”的性格,肯定会依顺。——一颗饱经沧桑的心,梳理得这般通透,这是做女儿的福气。

之前我听一个朋友说起他的父亲,老伴去世后,伉俪情深的老父因此得了抑郁症。他们一家子想了很多办法,但情况依然不乐观,后来只好把老人送进一家生活辅助中心。



称赞不已(稱讚不已),形容对某人或某事非常满意认可,不停地夸奖。拙文题目将“称赞”打了引号,无疑,过去今天与

将来,笔者会持续不止(不已)地研究与称赞“称赞”两字。

称(稱)。本字是禹,是偶的异体字。甲文(图一)上为手(爪)下为鱼,手提鱼掂斤估两(称的本义:称轻重,故与用秤计算禾谷重量的秤字通)。有款金文再(图二),手下的鱼加了一道横画,其实是有两道横画的“再”省形。再,甲骨文原本是一种易进不易出的捕鱼竹笼。捕鱼者捕到鱼者后,将鱼笼里的多次捕获的鱼,一条条取

「称赞」不已

徐梦嘉文图

出。鱼的大小差不多即匀称(衍义)。然后再将有诱饵竹笼放回到河湖中。两道横画表示重复捕鱼(再的本义),《说文》:“再,一

举而二也。”重复性地不断捕获鱼,捕的鱼又大又好,自然引得大家称赞(衍义,还有称心、称颂、称奇等)。这种用竹笼捕鱼的古老方法,在中国部分地区沿用至今。捕鱼竹笼俨然在古人心中“捕鱼神器”(衍义:名称、英称、称作、宣称、声称等)。需要说明,传统独体正字冉和捕鱼义的冉再冉,属于同形异源,甲文的“冉”是面颊两边胡须形状,属的本字。由于胡子慢慢长出,现代汉语冉再叠用为冉

冉,即渐渐的意思。笔者经过梳理,称的用手提起鱼这一动作,还有举起的引申义,《尚书·牧誓》:“称尔戈。”举起你们的戈。《诗经·七月》:“称彼兕觥。”举起那犀牛角做的酒杯。称的具象举起又带出抽象义的举起《礼记·月令》:“不可以称兵。”称兵即举兵。称的

用手掂量鱼这一行为,又可以引申出权衡、比较的意思,《孙子·形篇》:“四曰称。”第四是权衡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。还演绎出表示套的量词,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“祭服五称。”五称即五套。

赞(贊、贊、讚、讚,小篆,图三),先是“夫夫”贝组合的贊。贝(貝)的甲文是海贝形状。由于上古生活在中原的人类离大海远,难觅到海贝,因此海贝壳特别珍贵。一些花纹美

医生用的办法是,把一只小狗送进了老人的房间,让他帮忙照顾。老人答应得很勉强,但还是担负起了照顾小狗的任务。这彻底改变了老人的生活,他每天按时起床遛狗,仿佛一棵无生趣的老树,被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激励着,又迸发出新的生机。不久以后,老人精神恢复正常,回家了。

心有所寄、有爱地活,能产生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。这是生命的神奇。而我,何尝不是父亲所寄、所爱的一部分。

这一役的“还好”,也让我明白了,父母都到了需要“特别关注”的年纪。年迈的他们,再不能像从前,能够时时刻刻为晚辈遮风挡雨。从此,要轮到我们来守护二老。住院时,我帮父亲轻轻拭去眼角的眼屎,将盛着温水的水杯插一根吸管给父亲喝。隔壁床由护工照顾的病友对父亲说,有自己的孩子守着多好,不用麻烦别人。父亲微笑着点头,郁结的眉心化冻般舒展开。

我还没做好父母老了的充分准备,还需要学。以后当多陪二老散步,听他们唠叨,绝不怄气。同时自己也要保持良好的状态,这样才能成为他们坚实的依靠。

岁暮一何速。最是时光留不住,但可以陪伴。



雪花飘飘 水彩 张国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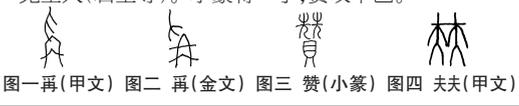
丽的海贝壳制成饰品,女子在喜庆日打扮自己。以前社会生活形态,最先都是以物换物,后来发展成货币交易,于是有一些坚硬抗摔的海贝壳作为货币使用,贝字旁的有与财富有关,《夫夫》(bàn,图四,甲文),夫是古代对成年男子的通称。古时儿童披发,成人束发戴簪。大(正面成人形)字头顶上加一横,表示戴簪。

“夫夫”即两个成年男子并排而行,本义为并行,《说文》:“读若伴侣之伴。”“夫夫”不仅念伴,意思也是陪伴、伴侣,伴的古字。赞的构形,两个并列的夫(甲文),是导宾之人。他们接过客人的礼物(贝表示)捧着,带客人觐见主人(君王等)。小篆将

梦笔寻踪



零度以下的东北地区,成为一个天然的“冰箱”。人们在地面铺一层塑料布,将采摘好的晚熟梨子置于其上。大雪纷飞,梨子被雪覆盖冷冻起来,这里成了一个发酵场,梨子的香气、甜度都被激发出来。与梨子一起冰冻的,还有柿子。冻柿吃起来沙沙的,有冰激凌的口感。在我的山东老家,家里栽了一棵高大的柿子树,高已越过天台。深秋后,柿子渐渐成熟。父亲会爬上天台,把刚刚泛红的柿子摘下来,塞在两个大纸箱里,满满当当的,快递到我们上海的家中。于是,整个深秋,连着初来的冬季,我们家中到处弥漫着柿子



图一 再(甲文) 图二 冉(金文) 图三 赞(小篆) 图四 夫夫(甲文)

最近,巴黎圣母院“浴火重生”是热点新闻。这让我想起一段经历:上世纪80年代,有次我在东海电影院看译制片《巴黎圣母院》,坐在后面的两位观众一直在小声交流。本想提醒他们别影响他人观影,但听他们似乎是在交流对此片原著及作者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见解,对巴黎当时时代背景和风情的看法,我遂洗耳恭听,不加劝阻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电影时碰到有人就放映中的剧情解读、评点,而自己本来所知甚少,因此犹如在旁听了一堂电影解说欣赏课,还真在心里暗暗感谢他们呢。

由此,又进一步想起在东海电影院看电影的点点滴滴。

虹口提篮桥地段当年非常繁华,商店林立,街市人流熙熙攘攘。最吸引我的是东海、大名和东山三家影剧场,而在东海看电影犹多。东海电影院初名东海大戏院,建于1929年初,比与其相邻的大名、东山还早。第一次去东海还是在小学读书时,那天下午,母亲带我去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母亲边看边跟着影片里的唱段轻轻低声哼唱,年纪尚幼的我只能看看绚丽多彩的布景和人物精美华丽的戏装了。后来知道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,演员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范瑞娟,母亲这个老戏迷就是冲着这两位大明星去看的。第一次到东海看电影,看的又是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,这两个“第一”是我颇有意义的记忆。

而尤为有意思的是,在大屏幕上看到熟悉的身边景象。

有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,父亲休息在家,叫我去弄堂口小烟纸店买包香烟,我买好烟连同找回的零钱给父亲,父亲说,零钱作为跑腿费给我奖励。我点了下零钱,正好够看场电影的,于是赶紧去东海,因为我早已从晚报的电影放映广告中知道此时正可赶上看新电影《今天我休息》。电影开始了,发觉里面的外景镜头怎么好生面善?开头是天蒙蒙亮,仲星火扮演的马天民骑着自行车

到一条老弄堂过街楼下打开警民联系箱,取出居民信息纸条,感觉此弄堂好像见过的;之后马天民为老农带到上海

送礼给厂家的生猪找饲料,在路边饮食店打电话,此处好像也见过;接着马天民好事做到底,骑着借来的三轮车到一家露天菜场,众多营业员帮忙收拾破损菜叶果皮装车,此时镜头中出现了一座顶端中国宫殿式翘角屋檐的高楼。看到我

时我忽然想起,这不就是多伦路菜场旁边的鸿德堂吗?电影看好出来,我还在想,另两个地方不知是何处?

几天后去住山阴路的同学家,同学提到年前他家对面弄堂口曾拍过电影《今天我休息》。我赶紧问他是哪条弄堂?他即带我去,果然那弄堂口过街楼下,正是马天民骑车进去开小信箱情节镜头所在。这条老弄堂名为兴业坊,现在原汁原味还在。那么马天民打电话的路边饮食店又是在哪里?同学送我到公交车站,经过一所小学旁边的吉祥路时,指着路边说,马天民打电话就在此处拍的。谜底解开,真感意外之喜。我才知道拍电影会根据剧情实地取景,使影片剧情同外景融合,又原汁原味接地气。观众看到家周围的街头建筑,倍感熟悉亲切,还带几分自豪感呢。

后来在东海看又一部喜剧电影《大李小李和老李》,片中李等体育爱好者跑步经过四川北路,背景有矗立于四川路和海宁路转角的虹口大楼白色亭柱的身姿,四川北路街面熟悉的商店和老弄堂公益坊也一晃而过。又有熟悉的老建筑走上银幕,又一次为之感到欣喜。

今日一部热门的电影,往往引发观众去取景地“打卡”,甚至会有很多一日游的City Walk路线。回想起来,我们那时候,也算是这样的体验了吧?

岁月沧桑,东海电影院已不复存在,但影院、电影带给一代代人的快乐,是不会变的。

来者犹可追

顾剑萍

“东皋薄暮望,徙倚欲何依……”这首《野望》是隋末唐初的王绩写的。这个幼年时天资过人、七八岁即能读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神童童子,在诗歌摆脱唐初仍延续的齐梁遗风的浮艳气息,写下了朴实生动的乡野田园、大自然中发现的生活真趣,那一联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”一直为后人传诵着……

这是我刚读完的“初唐诗概述”中的部分内容。我读得很慢。因为学生时代的特殊性,接触到的古代文化面很狭窄,后来又为生活琐事所累,没有很好地学习,时有遗憾。人之老死万万事,但对于祖国的文化,尤其是唐诗宋词的多些了解,初心依然。因此这些年,在网上老年大学上过课程《唐诗宋词》《苏轼》等,听过公众号上的多场讲座,也看过蒙曼、戴建业、大老振、李元洛、李静等写的书籍。最近收到老师编写并相赠的两套共五本书《唐代诗人纪事》《宋代文人纪事》,开始再次领略唐诗的魅力:恢宏壮阔的盛唐诗“如青年,朝气而蓬勃;似夏雨,充沛而壮观”;田园诗的崭新风貌、悲壮高亢、雄浑开朗的边塞诗……尽管读得很慢,有时仍然读得很辛苦。好多诗人是第一次“见面”,记性不好,转身就记不起来;那些诗作同样如此。做笔记吧,想记的太多。给自己宽心:先简单通读一遍。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我,我们,有热情,还有时间。

秋叶如浪来袭,一层层挂上枝头,又一片片地深情飞落。一年四季,春花秋叶,此乃草木之心;一年到头,叶叶凋落,实为“放下”。秋去冬来,生命到头来就是不断地放下。草木如此,人类亦当领悟。

放下,放下不断追求的名利和被压力困扰的烦恼。现代生活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诱惑和压力。有小故事言:一位禅师在河边等船。船上的人已经坐满,正划向对岸。禅师旁边的人问禅师:“师父看这船上有多少人啊?”禅师回答:“两人。”提问人反驳说:“师父你错了,明明一船人,怎么说只有两个人?”禅师说:“一个熙熙攘攘为名而来,一个熙熙攘攘为利而去。”人生往往放不下。但,需放下:放下欲望,保持平静;放下包袱,身心愉悦;放下念想,甚至是多年的执着,常言道:“舍得,舍得,有舍才有得。”

放下

汪洁

人生不长,风雨如桥,一头朝如青丝,一头暮落成灰。二十随意,三十而立,四十美丽,五十还有欢喜。愿你在每个年龄段,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,不为了追求念想而放弃自我,不为了追赶别人而改变自己,该把握的把握,该放下的放下,敞开心怀,走近自然,听听风,听听雨,听听草木之心,听听自己的心声,安妥此身。

七夕会

晚上睡一觉醒来,嘴巴干苦,嗓子痒得厉害。买个柚子,用力拨开,像弯弯月亮形状的果肉散发出红色的光泽。吃一口,酸甜可口,爽脆多汁,清热润肺。梨子也是必吃的。新疆香梨,小小的个头,香甜多汁,适合咬着生吃。砀山老梨,我往往把它切块,加点冰糖,熬一锅梨水,晚上喝一碗,顿觉肚子一股暖流,热烘烘的。东北菜有一道冻梨,乌黑色,围着内核切成滚刀状,咬一口透心凉,蜜汁流一片,有冰天雪地却无限喜悦之感。大自然的馈赠成就了一道道经典。数九寒天,



晚上睡一觉醒来,嘴巴干苦,嗓子痒得厉害。买个柚子,用力拨开,像弯弯月亮形状的果肉散发出红色的光泽。吃一口,酸甜可口,爽脆多汁,清热润肺。梨子也是必吃的。新疆香梨,小小的个头,香甜多汁,适合咬着生吃。砀山老梨,我往往把它切块,加点冰糖,熬一锅梨水,晚上喝一碗,顿觉肚子一股暖流,热烘烘的。东北菜有一道冻梨,乌黑色,围着内核切成滚刀状,咬一口透心凉,蜜汁流一片,有冰天雪地却无限喜悦之感。大自然的馈赠成就了一道道经典。数九寒天,

零度以下的东北地区,成为一个天然的“冰箱”。人们在地面铺一层塑料布,将采摘好的晚熟梨子置于其上。大雪纷飞,梨子被雪覆盖冷冻起来,这里成了一个发酵场,梨子的香气、甜度都被激发出来。与梨子一起冰冻的,还有柿子。冻柿吃起来沙沙的,有冰激凌的口感。在我的山东老家,家里栽了一棵高大的柿子树,高已越过天台。深秋后,柿子渐渐成熟。父亲会爬上天台,把刚刚泛红的柿子摘下来,塞在两个大纸箱里,满满当当的,快递到我们上海的家中。于是,整个深秋,连着初来的冬季,我们家中到处弥漫着柿子

的香气。我抽两个晚上,坐在饭桌旁,伴着米黄的灯光,把柿子一个个洗净、削皮,用尼龙绳将柿蒂一个个串联起来。爱人把它们挂在窗外天棚上的钢丝上,串柿下面是养得葱郁的花

一场冬宴 朱莎莎

红、熟透,延长味蕾满足的时间,柿子的香甜就格外浓郁了。一家三口都极爱吸食柿子,日日期待着熟了了的柿子。轻轻把皮一剥,露出橙黄的肉瓤,孩子吸一口,嚷一声:“好吃极了!”柿子润肺生津,孩子偶有咳嗽,也在这声声的满足感中消减了。此时,花园里的红薯要熟起来了。前几周薯叶还拖着长长的尾巴铺满地面,叶片嫩绿光亮,摘一把新鲜的红薯叶与小米椒一起爆炒,是一盘下饭而可口的冬菜。寒冬笼罩大地后,红薯的叶子干枯变黄,强壮有力的薯根为自己的果实不断积蓄力量。小雪过后,就可陆续把红薯挖出来。我种的大

多是蜜薯,个头硕大,青筋凸起,有冬日繁华落尽脉络清晰可见之感。蜜薯适合在空气炸锅里滚一圈,熟透之后热腾腾的蜜汁沾了一手,觉得冬天的喜悦不过如此吧。就左手倒右手,趁着这热乎劲,一股脑吃下去。大概因为出自己亲手所种,味道格外绵甜。想到相隔800多公里的老家,儿时的雪下得漫天卷地,围坐在火炉旁,父亲从火炕底扒拉出一个个细长的地瓜,剥去发黑的外皮,鲜黄的内瓤散发出诱人的光芒,咬一口,唇齿生香,真是一场冬天的盛宴。

美食